



10333

湖南文徵卷十五

湖湘後學集編

釋上

釋雲夢

黃本驥

雲夢古無二澤之分見於經傳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鼓曰雲菅與夢通爾雅釋地有十藪呂氏春秋淮南子作九藪漢書作八藪皆曰楚有雲夢戰國策楚王游於雲夢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又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於胸中史記高祖紀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漢書地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一

理志南郡編縣有雲夢宮又曰楚地東有雲夢之饒後漢書郡國志南郡華容侯國雲夢在其南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云夏水自州陵東逕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隋書地理志安陸郡有雲夢縣元和郡縣志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凡此皆合稱雲夢者也夫曰縣曰城爲地已隘必以雲夢合稱曰臺曰宮其地更微亦未嘗舍雲而稱夢舍夢而稱雲也其爲一澤斷可知也況相如已明言楚有七澤雲夢其一乎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國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又有藪曰雲連徒洲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有雲杜縣隋書

地理志巴東郡有雲安縣元改爲雲陽州明改爲雲陽縣今因之屬夔州府凡此皆單稱雲者也左傳宣四年邠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宋玉招魂篇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凡此皆單稱夢者也其單稱雲單稱夢者特省文耳非謂雲中非夢夢中非雲也杜預注雲中云入雲夢中所謂江南之夢言雲而并及夢則夢亦在雲中矣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言夢而竝及雲則雲亦在夢中矣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然則江南江北皆雲夢也自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合稱雲夢而雲夢澤名始分爲二至宋人之沈括羅泌易祓郭思鄭樵洪邁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二

洪興祖之徒遂有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後之學者莫不遵之古之雲夢方八九百里今湖北省之沔陽荊門蘄三州監利石首枝江黃岡麻城安陸等縣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其地也而德安府屬之雲夢縣置於西魏至今因之特雲夢之一隅耳猶古之蒼梧其地甚廣後世以名粵西之縣豈謂蒼梧僅一縣地乎禹貢雲土夢作乂史記夏本紀作雲土夢爲治水經注因之亦作雲土夢作乂而漢石經及漢書引禹貢文作雲夢土作乂唐太宗始詔改石經爲雲土夢以符史記玩史記以爲治二字易作乂蓋謂雲夢之土可治非謂雲之地僅土見而已夢之地已生草木可芟乂也又攷湘中記云雲

陽之墟可以避世可以隱居唐張謂作長沙風土碑亦引此記夫長沙去古雲夢之地且千餘里其墟猶以雲陽爲名則雲之爲地亦安得謂定在江北而不在于江南乎其誤蓋由於史記傳鈔本偶倒夢土二字而水經注因之唐太宗遂據以改經小司馬因分雲夢爲二澤宋以來儒者復捃爲北雲南夢之說而經傳古義遂棄若塵羹矣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庵字在漢不見於說文而見於衡方碑碑云庵離寤疾隸釋云以庵爲庵是雖有庵字猶無屋舍之義至梁之玉篇云庵舍也癩也其時雖以屋舍爲庵猶未嘗以庵爲僧舍唐人如溫庭筠詩云禪庵過微雪陸龜蒙詩云尋僧助結庵則以庵爲僧舍矣然唐之唐韻云庵小草舍也宋之集韻云圖屋爲庵其時猶未以庵字專屬之僧舍故宋人多以庵爲別號及書室之名如朱子號晦庵胡詮號澹庵米芾號海岳庵陸游所居號老學庵是也庵之爲字以广爲義以奄爲聲取就厂爲屋而有所掩覆之義故後人或以广字爲庵字之省文其字與司馬相如子虛賦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四

庵閭草名謝靈運山居賦庵羅果名之菴字相通菴一作葶文之變也故掩揜二字義亦相通菴有掩義在石鼓文勿窳勿伐其字從穴至東漢王充論衡菴邱蔽野始變而從艸皆以掩蔽爲義以其屋舍爲菴則見於後漢書皇甫規傳親入菴口口視三國志不出菴幔晉書竟陵王子良傳編草結菴葛洪神仙傳結草爲菴王子年拾遺記編茅爲菴杜佑通典齊人謂柏菴爲帳幔皆菴與庵通之證也後代摹印家以六書無庵字不能強作篆文故元吳鎮有椽華庵朱文印則借盦爲庵明王穉登有廣長庵主白文印則借閭爲庵說文盦從皿盦聲字旣從皿義當爲器東觀餘論有周素盦又有邛仲孫伯茆之鑽盦又有漢

小盃宣和博古圖有周文虬盃皆盛滂飯之器有蓋以覆之是爲盃之正義而闇則說文云閉門也亦與庵義有別蓋以屋舍爲義當以菴爲正以菴菴爲通以窳爲古通以广爲今省而盃闇則借用也其以庵爲僧舍專稱非古義也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樂之名不一。樂之音亦不一。而要其聲之還相爲宮者則一。何以言之。樂有匏土革木金石絲竹之名。卽有匏土革木金石絲竹之音。音與名固迥然各別。而用之迭相生而成聲者。則未有不問者也。故曰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明乎聲有高低。有清濁。不離宮商角徵羽也。且樂未嘗亾也。樂者人聲也。天下烏有人而亾聲之理。自漢後論樂不解求之聲。人各有說而樂遂亾。不知大招曰二八四上二八者。言人聲有十六。四上者言笛聲有四上尺工六。卽言宮爲四商爲上角爲尺徵爲工羽爲六也。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於是又從六而推爲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六

高四爲高上爲高尺爲高工共成九聲。而獨無高六者。以羽音本爲高。清再無可上。此五聲中只名九宮。不名十宮也。夫人聲十六層次雖多。然止五聲爲本。則是所謂七聲者。以五聲而加變宮變徵爲二變。所謂九聲者。以五聲而加宮清商清角清徵清爲四清。所謂十二聲者。以五聲而加四清爲九。又加二變爲十一。因變宮有變宮清。而變徵最高無變徵清。則又只加一變。清聲爲十二聲。第此三變清聲多設而不用。仍只九聲。九聲去四清仍只五聲。今觀笛家凡吹調必有禁指。可恍然也是以三代歌曲不及七聲。故國語七聲。韋昭註不知其義。以爲二變是文武所加。則豈文武以前。唐虞夏商竝無變宮變徵乎。亦惟設

之而不用故不傳也。唐時樂官分番樂古樂以七音爲番樂五音爲古樂相沿至金章宗朝則竟以番樂爲北調古樂爲南調北調則七聲竝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於五聲之間逮元尙北音致設科取士專用北調元末明初始有南曲行于世則是古樂用五聲今樂用七聲凡和平宛轉春容樂易卽古之樂其險奧荒澹冲僻夷穆統以變聲出調攢簇成音卽今之樂凡此皆毛西河竟山樂錄所詳言也然則五聲必繼以六律謂何以言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爲陰亦無非言宮商角徵羽而以六律配六呂也今世之言樂者苟能數其樂之名竝能由四上以辨樂聲轉變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七

成文而爲音則凡樂聲之有雅有俗而還相爲宮者皆可一而類之也且由是推之則今日之銅絃洋琴卽可知仿古瑟有多絃之遺制也今日之吹蘆大清小清卽可知仿古壎似稱錘之遺制也亦誰謂古瑟失傳古壎罕見而樂遂云亾哉作釋樂上

余既取西河之說而爲釋樂猶恐人莫知五音六律與今四上等字有合仍茫然也。適謝君子湘以所編周誠齋音律指迷寄示。因卽所說而申之曰。六律之繼五音。以五音有三音相連者。有二音相連者。三音連者爲宮商角。則徵羽二音連。而角與徵隔一律。二音連者爲宮商。則角徵羽三音連。而角與商隔一律。惟五音中有相隔之一律。故不能以五律正五音。而必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律正五音。此聖人竭耳力之神用也。聖人又以人聲有陰陽律而無呂。則孤陽不生。乃依六律而制六呂。黃鐘之呂曰林鐘。太簇之呂曰南呂。姑洗之呂曰應。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八

鐘蕤賓之呂曰大呂。夷則之呂曰夾鐘。無射之呂曰中呂。六呂之聲各從其律。而大呂卽黃鐘。夾鐘卽太簇。清中呂卽姑洗。清林鐘與夷則同聲。南呂與無射同聲。惟應鐘則別爲聲。附六律而爲七律。故左傳云爲七音以奉五聲是也。律呂諸聲或夫妻相配。或子母相生。則一律定而諸律皆可倚聲而定。大凡上生一位。則十分損一分。一釐九毫五絲九忽五微與九分損一之法異。遞損七位恰得清聲。下生一位。則十分益一分三釐五毫八絲四忽與八分益一之法異。遞益七位恰得倍聲。蓋神明于流法。推至隔八相生毫釐不爽矣。然以遼史樂志其音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乙四六句合。則夢溪筆談及蔡西山律呂新燕

樂篇強以四上等字配爲十六聲以符人聲十六良由不知六律六呂止有七聲而謬以爲十二聲復竝四清爲十六也而要
不若只以九字隨調移換爲得推之笙簧十一琴徽十三以及
琵琶雲璈等樂皆無非高低清濁正變用律呂配今合四乙上
尺工凡六五之九字也夫如是精以審之古今樂可恍然矣作
釋樂下。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敍在道水之前。必先濬澗谷之水。由畎澮距川。故卽山以表之。或謂其敍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隨其山勢首尾而巡行之。或謂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有尊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濬九州距四海。而後言濬畎澮距川。苟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岍岐與鳥鼠相近。乃舍之不循。東至海碣。而後復及于西傾。西傾與嶓冢相近。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嶓冢。嶓冢與岷山相近。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十

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後濬源。故堯青徐揚最。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則宜先東後西。雍州之荆岐既旣。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道山皆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敍。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禹隨刊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功先後爲主。而山川從之。此則隨刊已畢。總記山川條劄。皆以山之幹支水之源委爲主。而禹蹟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屬。顛而不敍。非所以奠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於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

此凡九州之水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貫數千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剡具圖副說告成於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然何以青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皆各州功役所及而不見於道山

惟冀之梁山龍門
該於壺口之內

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

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於道水而亦不見於道山豈非以隨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經與岡隴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斂乎至若壺口太岳底柱碣石西傾熊巨桐柏大別衡山與北條之荆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萼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且三見岷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恆山朱圉陪尾外方內方數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七

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於道山豈非以大瀆之所經與岡隴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見者亦必特舉乎故知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之次第也

問岷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以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紀瀆則間命矣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太行恆山之脈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闢之以爲地脈之說始於蒙恬成於郭璞當訓爲禹之逾河禹之入於海禹之過九江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

目不見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此今文尚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岬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者也。馬王開用今文說。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自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爲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狐貉之民爲陰。陰則爲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此古文家說，而鄭氏注用之，以道岬爲陰，劉西傾爲次陰，劉道嶓冢爲陽，劉岷山爲次陽。劉唐書天文志復祖之曰：山河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抵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劉書道岬，而次北之西，傾蒙其文，于南劉書道嶓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劉之義，實本于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邱。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閒，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閒，亦必有大山，推之兩小川之閒，必有小山，兩小山之閒，必有小川，小山者，大山之分，大川者，眾小川之合，使三條四劉，非關脈絡，則岬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東諸山竝爲北

條壺口底柱不過河中之石瘠安得與雷首析城爭高竝舉豈
非渭北荆山之麓左自壺口右脊逾河而爲雷首太岳渭南萼
之脈右由潼關函谷分底柱右脊逾河而爲析城王屋乎道水
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之至之迤之
會之非謂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山之陽過九江至於
敷淺原必非南條五嶺山脈過之而必爲人過之乎北條之山
盡于碣石逾海爲島嶼諸國故經言入於海正所謂中國山川
維首在隴蜀尾沒于碣渤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導河至
海口忽航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
亦皆禹入之乎

問道岼及岐至于荆山。地里志：吳嶽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縣今鳳翔府隴州地。爾雅：河南萼，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

殷周以岼爲西嶽。萼爲中嶽，而史記封禪書自萼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岼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鄰岐岫，西接隴岡，在禹貢時止名岼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萼少萼，太室少室之本一山也。岼嶽在萼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岼爲西嶽，萼山爲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西

中嶽獨近日金氏鶚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岼爲中嶽，而萼山仍爲西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萼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萼爲中嶽，岼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山鎮曰嶽山，此萼爲中嶽，岼爲西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萼山，不過二百里，而西距岼山四百里，中嶽旣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西嶽之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赴岼隴，不知畿內虜虢之屬原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畢至，去岼近而去萼遠，且金氏力主衡

山爲南嶽則偏在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僻遠而反虞西幾之岨嶽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荆山漢志係諸馮翊懷德縣下而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荆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立非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歷疆梁原入渭在荆山下同州志謂之藝原俗謂之朝坂自荆山麓直抵河壩東連壺口故荆山之脈從此逾河若富平并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里安得卽爲逾河之壺口乎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以三原之嶽嶽山當之見漢志池陽下俗名嵯峨山則更在富平之西距河愈遙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卽逾于河且岐山東麓爲九畷甘泉嶽嶽以盡於荆山故禹貢西舉岐東舉荆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之處爲洛水入渭之處竝荆山而移之乎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言

東北至太嶽者何析城在濩澤

今澤州府陽城縣

王屋在垣縣

今平陽府絳州

垣曲縣

則析城反在王屋之東北而言析城至於王屋者何曰漢

志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夾峙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脈之逾河

自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山大戴

禮伯夷叔齊二子生於河濟之間此首陽卽雷首在冀州之證也

亦名隔山

書序湯伐桀升自隔注在河曲之南

是也。或亦謂卽中條山。見元和志及名襄山又名薄山並見穆天子傳封禪書又名堯山見水經注今有王

官谷者。雖邇遙數百里。隨地異稱。三方志各書所聞。而其正麓是也。

則自臨晉絳州溯汾水北走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嶽。蓋大禹主名山川。知霍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爲北條之左支。王屋析城之脈。自底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又唐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沅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故兩書至于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嶽北走恆山也。王屋濟水所出。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則并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縣。王屋在濩澤。而後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去

山形方正得名。故或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

與雷首中條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在山東陽城。不特於山幹東

西不合。卽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底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陽

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問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說者多謂太行爲天下之脊。自
河內衮幽州。凡有八陁。皆謂之太行。而恆山則僅上曲陽之一
峯。是北條陽劉。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
貢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恆山自恆山。不能并恆山爲太行。猶之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不能并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不能并朱圉以下謂之西傾。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不
能并外方以下謂之熊耳。恆山以恆水所出得名。卽今之渾河。
發自渾源州。與溥沱衛河夾恆嶽而東行。故禹貢并稱恆衛。凡
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黃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濟沁以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七

北溥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溥沱以北。桑乾以南。恆山之幹也。桑
乾東北。灤河西南。燕山之幹也。灤河以東。遼河以西。醫無閭碣
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言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恆山上曲
陽言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言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
竝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脈於甯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
言冀都山脈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脈絡者。漢
地理志。惟于河內之壘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在其西北。卽今懷
慶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
恆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恆山在其西。兩山間曰谷。蓋恆
水出自恆山。行數
百里山谷中。至上曲陽始
出山行平地。故北谷在焉。此精于言太行言恆山者。今人尙執

太行直抵碣石之說與北嶽在上曲陽之說請劉數證以關之
劉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是自古太行王屋兩山合記亦僅方七百里安得有太
行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乎證以郭緣生述征記謂太行
自河內逾中山盡于幽州凡有八陁考山中絕曰陁太行綿亘
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遼州迄今獲鹿并陁之地秀薄雖廣
實止五陁一軹關陁在濟源縣二太行陁在河內縣三白陁在輝縣左傳亦謂之孟門
四滹口陁在彰德府磁州爲自滹至晉陽要道五并陁在眞定府獲鹿縣皆在滹沱以南
故淮南子稱太行爲五行之山正以五陁得名若第六飛狐陁
已逾滹沱上游在恆山之北不得復爲太行今宣化府蔚州飛狐口第七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六

蒲陰陁在今易州第八軍都陁今昌平州居庸口則夏踰桑乾爲燕山在恆

山之東謂之恆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辯一也史記趙簡子告
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使諸子求之無卹還曰已得之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記曰恆山北臨代南俯趙晉隆安
五季魏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鑿恆嶺至
代五百餘里卽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俯臨代乎燕世家
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於秦正謂代北之地若眞定
常山郡地則燕都近障豈能獻之而秦亦豈能有之乎其辯二
也恆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泉東出盡於眞定而滹
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東出倒馬關盡於上曲陽之大

茂山而沙河與滏河界之北支由蔚州東出盡于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之三支以中支爲正故渾源之元嶽爲祖五臺爲禰上曲陽之大茂山爲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築後遂畫渾源之山與五臺爲二考名山記恆山有五名一曰蘭臺府卽南臺也二曰劉女宮卽北臺也三曰萼陽臺卽西臺也四曰紫微宮卽東臺也五曰太乙宮卽中臺也水經注崞縣南面元嶽漢雁門郡崞縣爲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爲元嶽之中峯故靈異埒於岱萼卽不祀諸渾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卽是元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辯三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川滹沱嘔夷是并州無太行嘔夷卽恆滹沱卽衛恆水上源出渾源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九

州衛水上源出五臺恆衛二水夾恆嶽東行至眞定始出平地是禹滌恆衛之源必在恆山上游若上曲陽之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辯四也王制中國疆域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恆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述中國北面以恆山界萼夷不以太行界萼夷況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爲中國北界乎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巨若非渾源州之恆嶽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辯五也漢唐望祀北嶽於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嶽不必升造其嶺猶祭岱山於博祭萼山於萼陰止取廣

平。便於朝會。非卽以華陰爲華嶽。奉高爲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覲方嶽。歲時遣官秩祀。則衡處南徼。尙不謂遠。況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爲遼乎。會稽山在秦望。廟在覆卮。豈可卽以覆卮爲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於眞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蒼梧郡治粵。其地望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在吳。蒼梧山在粵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爲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尙據詩崧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萼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改。試問唐虞四嶽。見尙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爲中嶽。周以岍山爲西嶽。藝山爲中嶽。殷及兩漢以嵩高爲中嶽。何謂五嶽不隨帝都而改。况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恆山。不過一在其支麓。一就其主山。並未舍恆別祀。何謂遷改本朝。順治七季。移祀北嶽於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譌。謬而閻氏若璩輩。猶襲孔穎達之譌。請斷之曰。後世帝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嶽。宜于上曲陽。如僅遣官特祀。則北嶽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山。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或謂止

太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里志右扶風武功太

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武功今鄠縣太壹山亦坐山古文以為惇

物錢氏玷曰坐山當在岳山即今武功山俗稱鼓山鼓水經隴

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此竝以太白山即終南

其武功山為惇物故古有武功太白去天三百之謠此古之尙

書說也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

之篠蕩洪氏適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

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山考此文與原隰底績至於潛野耦文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

文此今文尙書說也其釋惇物雖殊而釋終南為大壹山則古

今文無異說偽孔傳及括地志皆本之武功志復云太白山一

名太乙山此竝以太乙山為太白山兩名實一自家法不明信

道不篤于是有析終南與太乙山為二者張衡西京賦潘岳西

竝別唐六典又以有以長安南面之山自盤屋以東皆終南者

自盤屋至藍田之山禹貢但謂之秦陽漢人但謂之南山無謂

之終南者地里志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東方朔傳諫

起馳道抵南山云云皆指秦陽而言而胡氏渭乃力主南山為

終南誤矣秦陽之南則皆秦嶺今并以秦嶺為南山者更誤

有竝西起隴山東及秦嶺凡商顏太藝皆謂之終南者見柳宗

山祠因有謂藝山為惇物者水經注索隱寰宇有謂惇物宜近

堂記記因坐字誤

南山而以太乙山及武功山爲皆惇物者。胡氏謂請以經正之禹

於雍州治水自北而南刊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

惇物而鳥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鳥鼠以東明矣若秦嶺南

山則反在岐山之東曷爲別次其後西跨汧隴則包鳥鼠在內

曷言至于鳥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

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蓋岐在渭北終南爲太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

始有終南若岐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

以獻諸周安得爲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

而何證二也。詳詩古微古人封山表鎮取尊特不取表延故冀不嶽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太行而嶽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紀不嶽五嶺而嶽衡

霍今雍州之山草雄於太藝草峻於太白不應不別於經賦家

或以太白太乙與終南並別者蓋以終南爲總名而太白則終

南之主峯一而二而一然終南亦至岐而止後人侈之遂有

始隴終秦之說不知終南毛傳左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也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子

俶真訓作中隆。高誘注謂卽終南蓋太白居羣山之中隆然獨高故名

中隆其中終隆南皆同聲假借不以始隴終秦爲義證三也蓋

屋藍田之南山禹貢但謂之萼陽蓋皆萼山之來脈故曰萼陽

黑水爲梁州若以此爲終南曷不曰終南黑水爲梁州乎萼陽

以炭谷龍湫之山爲主峯。俗呼爲南五臺。神秀冠峙。南山皆其
屏障。正在萼山之陽。乃或因雍大記稱五臺太乙谷。有太乙元
君湫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祠太乙於此。建太乙宮。又山有太乙
峯。太乙池。遂以南五臺爲太乙山。則不知古言太乙者。猶言第
一山。今南五臺雖秀。安能與太白爭高。且置萼陽於何地。證四
也。至惇物之訓。則必從洪适漢隸釋所引無極山碑。有終南之
惇物云云。蓋導山異于導水。若空述脈絡。不預隨刊。則與導水
篇何異。九州無崑剗也。故荆岐必言旣旅。蒙羽必言其父。蔡蒙
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績。終南必言惇物。此今文家無上精義。
鴻荒之世。終南輿阻。人蹟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于人世。自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隨刊滌源以後。標橈四通。於是終南材木金箭。取給不窮。西至
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惇物與旅績並書。乃從來
但據漢志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嶽山古文以爲惇物。從未有
表章今文家說者何哉。蓋上文澧水攸同。止治渭南。患甚之一
水。時荆岐終南鳥鼠。則并滌渭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
隰。以終道渭之績。故知禹之治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古文
家不察經說。強以惇物爲山名。而自來楊馬左思詞賦。侈鋪名
勝。以及秦人土語。從無一言及于惇物之山者。鑿空之詞。終難
徵實。證五也。

問北條陽劉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反隴西諸山首短而未長其次陰劉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未近者何鳥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若西傾非渭源在鳥鼠西六七百里地里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爲今伏羌縣地則又在鳥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於鳥鼠者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洩雍冀泛濫岐陽之地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皆以道河爲主而岍岐以西之皋蘭祁連諸山陪尾以東青萊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西

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

今臨洮縣是

恒水出其東南入潛

詳梁州下

則西傾因桓自與道渭爲一役且其山在嶓冢之北非南條陽劉之山安得不與鳥鼠竝舉乎朱圉爲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別峯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巖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脈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恆山西縣之不可以盡嶓冢而閻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阨必非廣則經曷爲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卽謂禹道水循行次第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

先東至朱圉始折西至鳥鼠復折東至太萼者耶胡氏謂至謂經文必於鳥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殉地耶雍州刊旅先荆岐下游而後上至于鳥鼠道山則先鳥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萼蓋知道山篇文皆以水之原委爲山之條劉矣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問熊曰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漢志嵩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山。金氏履祥謂大雅崧高維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為內外。因別取陸渾縣之方山為外方。或又謂中嶽崧高之名始於漢武者何。

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屬縣

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淮在桐柏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萼恒衡嵩。而不及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守所不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為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為周制。後條為殷制。至周室東遷洛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堂五室。太室居中之說。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司馬侯曰。四嶽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美

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案古圖書。復禮崧高為中嶽。非初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崧。

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世掌四嶽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風俗

通劉熙釋名始混崧嵩為一。而釋大雅為嵩山。金氏履祥遂以殷

及東周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陸之橫尾。竝非淮水所經。姚氏鼐謂當與安豐之大別互易。乃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別漢水當在安陸。陪尾淮水當在安豐。

此說亦未盡善詳大別條山。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距甚遠。至于鳥鼠。至于

太嶽。至于太萼。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導淮之桐柏東會

於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卞縣泗水所出之說。隋志泗水縣有

陪尾山今山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旨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東兖州府

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為泗源豈有班氏佗地志

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

者哉蓋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偽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為孔安國

真古文與安豐大別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為泗源則陪尾

正岱宗之來脈至于陪尾即至于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馥曰

岱山為中條之盡其脈自泗州徐沛間漸起岡阜由呂梁穿過

而起沂嶧諸山再峽為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為泗

水縣之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為萊蕪之原嶺再轉即

東嶽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於東平州而曲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毛

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東行岱脈西轉

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以上桂說案嵩山之脈盡於

成皋桐柏之脈盡於汝甯此後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蹤蹟

漸起於徐泗而突起於山東後世黃河橫洩而南運河復橫截

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脈自遼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禹

貢熊旨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已包盡中條之脈絡乎陪尾志泗

源之山而不及汶源之山者汶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桐柏之

淮為主也

問道嶓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剝。漢水所經也。地理志隴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者何。南郡臨沮

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臨沮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有荆山。

江夏

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南。與荆門州

接界。考荆山起南漳。汭荆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援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萼之側。而必以至于荆山。與至于大別竝舉者何。漢水至大別入江。而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非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嶓冢兼跨氏道西東二境。西漢水出其西。東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天

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舉以明之。禹貢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者。東漢入江。流長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凡沔澧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浮于潛。一語耳。胡氏渭據後魏所置沔陽之嶓冢縣。以駁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短于潛水。南條不起于隴西。

別詳于道澧章下

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者。皆以

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萼。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沔之發源也。至于太嶽。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入海也。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敷淺原。志彭蠡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沮漳皆出於荆山。以入江。而景山卽荆山之尾。故水經沮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沮出荆

山則景山卽荆山也。荆山爲荆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至以章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章山不過荆山之盡麓。其山所出。竝無著名之水。舉荆足以包章。且大別實在漢東。與章山隔水。其脈安能至于大別。且漢北漢東。名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考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內方自當爲方城。楚之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上游。非此所舉。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葉縣。連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南。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戌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城。口斷。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而禹貢內方。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漢南沮漳之水入漢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東。滙澆諸水入漢也。至大別山。則書正義謂地里志無大別。惟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糾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取鄭注以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里志。而直言其無者。鄭注於漢志無條。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尙未紊淆也。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所

謂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言

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則

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左傳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於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岸別詳

章下姚氏備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則近淮近

漢各得其所云云亦善于解環考左傳定四季吳伐楚舍舟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

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

我自後擊之心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三戰不利敗于栢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不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司馬戍及息

而還敗吳師于雍澁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潛霍六安之地

由淮而不由江蓋古潯陽九江及大雷彭蠡之間江面橫廣各

百餘里浩瀚沮洳洲渚縱橫爲舟師所憚行故皆溯淮而上甯

由陸越山而不敵戰於江也或謂栢舉在麻城清發在德安府

安陸縣西之涓口見水經及元和志耶水即清發水雍澁在京山縣東南皆與

左傳地形不合蓋栢舉即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東隔三百餘

里清發當濟嚮郢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澁則已涉漢而西不

應反在漢東以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澁在大別上游當爲

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水經注夷水入澨水口古都國故城俗名蠻河口澨水口城俗曰樂

鄉權水口。逕荆門州東南入漢俗曰荆門河。此三口皆在均州滄浪水之下。據此

水經注引地說所謂滄浪之水出章山者。天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爲自陸安府

赴郢必由之道。則權口當卽雍澁。與左傳合。而水經反索隱。竝

言三澁在郢縣之北。郢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正當

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澁在江夏竟陵之界。漢竟陵爲今天

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於古書無不合。楚師戰敗于天門縣。

大別柏舉皆在此。由權口濟漢。當卽雍澁。轉戰荆門州。五賊而及江陵之郢

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吳師。故濟漢殺郢。而吳師自郢

東禦之于雍澁。以左傳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

可疑者。內方當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疑者。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劄。故蒙道嶠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於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于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荆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嶽。一爲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荆山之所分。是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於洞庭之口。一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於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叟記。佗汶山。盤互松潘茂州灌縣。及陝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太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谿衍起伏。西南羣巒。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高廣。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若祝融一峯。距江不過五六十里。安得千里而遙。惟五嶺始能爲中國羣巒之界。非衡嶽一峯所能界南紀也。衡者橫行之名。禹貢衡山。蓋上連桂嶺。郴嶺。九疑諸山。總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

走廬阜之敷淺原。道山之條。劉卽道水之條。劉岷山道江東至
于豐。過九江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迤北會
于匯。卽此之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五
嶺之山。禹未濬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
於三湘。故舉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於豫章。故
舉敷淺原以表之。水經注引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
則自巴至武昌。凡沿江南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
爲江所經。亦未可非也。蔡傳旣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
岷山之脈。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
異乎。無以異乎。謂道山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道江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書別書會書過書至。亦人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非言水乎。大
山之盡。必有水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以紀之。因流坎之自
然。行所無事。何得道山之文。獨異道水之文乎。豈但闡地脈而
主山脈。自相矛盾乎。至地里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傅陽
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塘驛。卽漢
歷陵故地。敷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潯陽大江之盡。又適當
匡廬山麓之盡。猶紘中幹云。熊巨方桐柏至于陪尾。爲岱宗
支脈。舉陪尾卽可證岱山也。又猶荆山下有彊梁原。亦名蔞原。
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正謂廬山
也。南臨彭蠡。北接敷淺原也。胡氏渭引此以證山南之原。非是。
其地有望夫山。南有溢口水入江。與漢志傅陽山傅陽川亦無

不合乃後人因漢歷陽兼有後世潯陽德安星子三縣地於是馬端臨謂德安有敷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道山過九江反遺廬阜胡氏渭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瀕湖而不瀕江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不合故知通典之言確不可易

至晁以道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并非漢歷陽縣地且中隔大湖于潯陽于廬山皆無涉豈不足辯

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地勢卑溼洩川之功多於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歟固知疏濬多在下游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問南嶽。史記以爲衡山。尙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嶽而無衡。或謂殷周異制者。何曰尙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前。知非漢武始移衡於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五嶺是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高帝文帝竝於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竝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杲。南登琅琊。遣徐市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得渡。怒伐湘山樹。楮其山。乃自南郡由武關歸。是始皇竝未渡洞庭。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敘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則知是淮南之衡。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灂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北至琅琊。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灂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矣。水經山水澤地紀。亦以霍山爲南嶽。是古文尙書說與今文同。史記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者衡山也。亦卽指灂之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

劉爲嶽而謂唐虞五載巡守必朝會必於三苗之地乎禹會諸
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
江北淮南之地。距潯霍不遠。而今霍邱縣之山亦名霍山。與潯
連界。意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
專就天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
之曰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
之歟。至道山篇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王制南不盡衡山。
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竝指江南之衡。五嶺橫行。故曰衡。
亦非專指祝融峯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潯霍天柱孤立。而四
面皆大山宮繞之。故名曰霍。若衡山則祝融主峯。高出諸峯之
上。何得名霍乎。竝存其說備參考焉。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美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渭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黑水隨地可名。至弱水不勝鴻毛。古今書傳竝未指實何水。或遂臆爲枯絕。或謂字取諧聲。不以柔弱爲誼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入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明矣。淮

南子云弱水出窳石山。

離騷所云夕次于窳石也。

說文謂之帆山。亦謂雞山。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毛

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濶賴河。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于合黎。蓋禹貢所施止道入黑水而止也。至弱水說文作濁水。亦取柔弱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海。卽今之青海。故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指羌谷水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西海一名鮮水。羌谷水亦名鮮水。青海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冰合時可通。番夷居島

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至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此弱水之明證。其敦煌黑河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瀦於青海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閭。是青海爲雍西之地壘。爲萼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二川。有至勁之黃河。卽有至柔之弱水。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之譁。青海竝無上源。凡玉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故黑水。濁水。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瀦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者。與西枝之流沙各爲一地。而其正流自由合黎之黑水西逝。同瀦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不知青海卽不勝舟楫之弱水。故謂之枯絕。胡氏渭遂反以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三

居延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旣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瀦於沙而不行者。可不謂之入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流沙衛。竝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在居延故巨。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叟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間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蔥嶺。非禹服所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通。而程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與西海條支弱水貫爲一川。則是水必倒流上蔥嶺而西。且所入亦西海而非

南洎五浪之言野等齊東誕逾鄒衍何足與辯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偽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絕

河源踰隴岷而入南海之理於是說者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

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

之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

之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

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是說則

弱黑二水當敍于道川之末當紀于梁州之內何反居道河道

江之前何爲均在雍州之域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江次漢皆

自北而南則知弱黑必在河源以北且皆敍于雍州之內則其

湖南文徵

卷十五釋上

五

道川之黑水卽雍域北條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

亦雍域之海也禹貢東漸于海其西湖南三面皆不言海是其

中國惟有東海無南西北三海明矣至誓敍所訖之四海卽爾

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

而不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

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之居延澤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

注于海黑水與弱貫爲一川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城東

界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

五十里入潞野世謂之爲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西

海東海皆殿泊滄潞之名故曰北人得水皆謂之海此等小泊

皆得海子之稱。豈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山而入河。考伊吾今哈密地。竝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入南海無涉。至杜佑謂其季遠湮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涉之斷續不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涓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于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黨河自鳴河山西流十里。逕三危山。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爲西極要路。春秋傳曰先王居橐杻于四裔。故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地里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尙書說。是敦煌戎爲三苗之裔。山海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早

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雞

山卽說文弱水所出之帆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互甘

州肅州之南。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西

南。卽今之滔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黎山。古酒泉郡會

水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自酈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於是括地志史記正義皆因之。

皆以張掖城北之河一名羌谷水者爲黑水。既局弱黑於一地。又局雞山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于合黎。則合黎以上皆弱水之源。無黑水之源。故水經山水澤地說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蓋弱黑二水至此始會。故縣名合黎。是其明證。在今肅州之東。高臺縣之西。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連山橫互

酒泉。張掖二郡之南。豈僅局于一縣。故知黑水爲蒲州東之滔賴河。土人亦名黑河者。合黎

在此。則黑弱相會亦在此。禹時導二水西行。逕今玉門縣安

西州之黑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而

古河皆黨河。上源古黑水。古道隨地異名。且而至

敦煌受三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于黑海即今大小色騰海也。再伏濟潛入于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宿也。後世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波皆北注于居延海之河。于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之河與敦煌黨河爲上源。及出關外。又止瀦于西黑海。名喀喇泊番語喀喇黑而不通于南黑海。即大小色騰海更不通于青海。于是黑水無尾閭。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海于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河中斷不接。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尙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蹟。是上源非無蹟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于南黑海。相去一二百里。然南黑海即青海。竝無上源。皆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望

以爲潛流之所緒。則是沙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于合黎。皆不言其所至。蓋弱既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即弱水之下游。黑水所入之海。即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即黑海。又即南海明矣。但知弱黑貫爲一條。青海爲黑弱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即淮南地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或以合黎河至青海。中隔大山及大通河爲疑。則蔥嶺河源。何以先匯于蒲昌。而又泱絕大山。出于星宿海。濟水何以貫河底。而重出于熒澤。今許河濟之伏流潛發。而獨不許弱黑之伏流潛發。此何理也。矧青海周圍七百餘里。至今不勝舟楫。不勝鴻毛。惟海中有小島。每歲冰合時。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餘時

斷無一葉之渡。是青海卽弱水之明證。以其色黑言之。謂青海自三危合黎言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漢書地理志。雍州西海有黑水祠。有王母石室。此自古祀黑水于青海之明證。惟僻在西羌。春秋爲鮮水羌所據。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禹貢山水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所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水之在雍州青海。明如星日。至僞孔傳不考古籍。無稽妄臆。指爲梁州入南海之水。後人遂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則禹貢何爲到于雍州之地。敍于導河導山之前乎。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黑水若水出其南。于昆競以黑水爲梁州北徼外之水。試思梁州導江自岷山近源始。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溟之黑水。而又敍之雍州者哉。使經文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又南入于青海。則人人瞭然矣。然山水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夫言山腹。則是合黎中有孔穴相通。如東西澆水之比。故曰通而不言入。苟必泥指大海。則使當曰。儻書曰。導黑水入于西海。將逾蔥嶺。而注雷翥海乎。儻曰。導弱水入于北海。將眞絕大溟而匯于冰海乎。未有瞽繆若斯甚者。

問九江聚訟一謂在荆之上游一謂在荆之下游而東陵匯澤
 卽隨九江而上下若謂大江水派別爲九則一水之中沙水相
 閒橫劉十有餘條將無以容若旁計橫入之小江則所受不知
 當爲幾千百江古今聚訟無所折衷者何曰荊州上下游各有
 九江尙書今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及鄱湖水皆不與焉蓋九
 江猶九河九河爲河水之自分爲九則九江亦必一江自分爲
 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朱子所
 謂一水閒當有一洲沙水相閒者是也其在上游者見山海經
 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尙書古文說此西漢真
 古文非馬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望

鄭古文比荊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
 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于外與九江無涉如漢陽之沌口
 青灘口江夏之
 金口嘉魚之六溪口石頭口皆是
 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今尤草攷惟九穴卽古九江蓋江自百
 里洲而下江分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正流東至于澧者則洲
 渚紛歧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皆在
 江陵又楊林穴宋穴
 調弦穴小岳穴皆在
 石首赤剝穴在監
 利皆晉時分泄江漲之地分布
 江陵石首監利之閒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及石首之調弦
 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安石首荊容安鄉四縣
 皆古九江洲渚故道漢許商言九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閒
 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本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江廣狹相等

故水經言禹貢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巴陵不言在雋

之南也洞庭則正在南非北矣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閒不言

九江在澧沅瀟湘之閒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立城

邑于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江至澧之文

遂不可通自松溪至巴陵江隄長互六百餘里九江亾其六七而諸水盡鍾于洞

庭于是以洞庭為九江而水經及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則

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夏

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互七百餘里夏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為沱

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為沱鄭注別夏水為沱蓋以江分于湘南北皆經流無甚實主必別行入漢方可

為沱口水經注引應劭十三洲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以冬竭

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荆州貢道以浮于江沱潛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器

漢為言其又東至澧以下自說大江正流北沱漸塞南岸九江亦塞惟存虎渡一口

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為沱則下文曰過曰至曰迤曰會豈

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為洞庭無論洞庭是

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湘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謂

瀟湘沅湘資湘其君山則謂之湘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國經注

策又謂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并澧水微水數之今巴陵東南微湖是

也若并上游入沅之五溪數為九水則資湘禮所受溪各有數十何獨數入沅之水耶故欲明上游九江

之是必先闢洞庭為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即

古三湘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一存亦為圩田所占與九江同九江既在荆

州上游則東陵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地名田家鎮

兩岸石山抱江曲折有如巫峽正當尋陽上游水經注江水又東過下雒縣北

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刊水出廣江郡之東陵鄉尚書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江夏有西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雒縣為今興國

州大治縣地其東則為蘄州在尋陽之上游鄭注以此為東陵則不以尋陽為九江可知此九江在荊州北

界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荊州九江

不合然其名則見于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書地里志九江在廬

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至尋陽分為九派考尋陽北岸為廣濟黃梅歲修

隄防之地占水為田在管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穿入武

山連山諸湖下逢黃梅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淪縣治挾源湖感

湖涉湖以東至宿松廣于今之江面數倍是尋陽在管原有江

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兼有漢九江廬江豫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章三郡地以尋陽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為郡望如治吳而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距郡治百千里蓋楚徙壽

春仍名之曰郢如鄢郢郊郢陳郢之側隨地倚置因竝故都郢

中之藪澤而徙之秦漢因楚于是九江遂移于尋陽太史公登

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至王莽以豫章為九江而尋陽他屬

則九江已不在界內于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為九

江之說遂以莽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為山溪

之水孔竅繁多歧之又歧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

陽九江之後起即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闢彭蠡九水之妄蓋鄱

陽在管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

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為九水東至彭

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
轉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江。亦猶洞庭在沓。止名湘水。正同一

例也。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

岸。山海經贛水出鬲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廬江水出三

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在九江下游北岸之明證。桑欽

禹貢山水澤地記。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北。此尤彭蠡在彭澤

縣北岸之明證。山海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漢志

郡彭蠡縣禹貢彭蠡在西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尚有泊湖章

湖。青草湖。武昌湖等水。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名。皆

魏晉時所謂大雷地也。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蓋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吳

江水至此成大螺旋。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其

池下抵今桐城之樅陽。爲漢武南巡射蛟之處。秦始皇亦由此

浮蕪湖丹陽。入震澤。出中江之地。惟其澤在北岸。故曰東迤北

會于匯。經以彭蠡之匯。專屬於漢。而江水時迤北往會之。鄭康

成注。所謂漢與江鬪。轉成其澤。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

漢水截江而南。匯爲湖。又貫江折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楚考

烈王徙都壽春。竝名尋陽爲九江。故太史公有登廬山觀禹疏

九江。而禹貢荊州之水。藪遂移于揚州。秦漢于此置九江郡。加

以後世隄岸日興。江南日狹。自鄂渚至桑落州。沙水參差。分爲

九派之事。皆不可考。而九江郡之名。則今古如一。豈能以湖漢

水爲彭蠡移江北之澤于江南而漢水東匯澤爲彭蠡之文遂不可通乎有謂古三苗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禹未嘗深入特遣官屬巡行故紀報不實夫禹貢導山明言岷山之陽至于衡

山而舜崩蒼梧爲巡守之地何言三苗之地乎江水東迤北會于匯亦不可通而以爲經之誤文歧繆又歧繆竝非劉歆所及

料歆雖以湖漢水當九江未且入鄱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贛江修江今卽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

闢鄱陽爲彭蠡之妾方合于江水迤北漢水東匯之文庶無猶較劉歆彼善于此此九江在荆下游之說也程氏瑤田旣從鄭

而又以彭蠡及會匯爲鄱陽則是江水迤北而會于鄱陽漢水截江橫過而匯爲鄱陽真不值一笑尋陽九江之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畢

說雖亦尙書今文家言凡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古文因漢人習稱尋陽九江故亦從而稱之無關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于經種種不合何者前

後漢地里郡國二志廬江郡九江郡竝屬揚州不屬荊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

爲荊州界又顯戾漢志不合一漢志廬江郡金蘭有陵鄉是地名非縣名前志廬江十二縣後志十四縣均無金蘭酈注始以爲縣自是魏代所置漢西陵爲今黃

岡正北岸有山瀕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山據水經東陵鄉在下雒縣以東明卽今蘄州東數十里之田家集或

蓋田家巖之聲譌與道土泐爲上下游是爲長江下游第二關鎮亦爲荊州一大戶闔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互淮南江北數百

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蘄州出江其山

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緣魏世金蘭縣

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灌水導源金蘭縣西東陵鄉大蘇山至

蓼縣入汝水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南距江數百里中隔叢山豈有江水踰岡

越嶺至固始之理亦豈有固始水南通大江之理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

且往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魏世疇家縣距漢世隴西之疇

家數百里藝容古在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

九江郡秦治壽春王莽時治南昌丹陽郡秦治蕪湖後世治丹徒至胡氏涓謬謂漢東陵鄉南

值黃梅豈知江漢自過蘄以後豁然浩瀚其北岸豈有橫插入

江關鎖結束之岡陵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

蘄州東廣濟西踞尋陽九江上游不應尋陽九江反在東陵之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吳

上且導山導川凡言至于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泝水

至于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豈有九江

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既用劉歆湖漢九水之

說而又以東迤者爲南江江分子彭蠡爲三孔入海則北會于

匯勢必指中江所匯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

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係一江自分爲九差

勝于洞庭彭蠡而尙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禹貢以

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周秦也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渭洛入河卽不復爲渭洛獨道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則江漢已合流矣又稱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今無之因疑末二句爲衍文竝謂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屬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漢水又誤以禹時之江漢卽今日合流之江漢中無洲渚又誤以彭蠡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巽

爲鄱陽湖在江南不在江北是以重紕疊繆遂至以聖經爲不可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以廓千載之蔽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入于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尙未與江合何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以未下通樊口水又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時江水支分之第一證

鄂縣卽黃岡縣

蓋鸚鵡洲據漢口之上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江心爲洲斷續表長數百里江水自鸚

鵝洲右迤出樊口夾青山在中

武昌南岸小坡遷迤俗名青山西東長百餘里又鵝鵝洲舊與

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間始為水衝斷無存

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相通此

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瀨口陽羅

各湖以東至黃岡皆在鸚鵡洲之北此禹時漢水所行也至蘄

州兩岸忽峽東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廣濟黃梅為古尋陽地

江復出東陵峽後奔放淤漲分成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

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此又自鄂渚至尋陽江中洲渚

連綿江漢仍未全會之第二證

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緣江圖尋陽所記九江今已無考

桑落洲在今九江府東北大江中鄂陵今武昌縣縣界有崢嶸

洲蘆洲楊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為三江過中洲至雙口夾

湖南文徵卷十五釋上

辛

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為三江口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

軼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五洲相接即今蘄水縣界也又寰

宇記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桑

洛洲在九江府東北尋陽記曰桑洛洲在宿松縣東南九十里

與尋陽分中流江水自鄂陵派而為九于此合流謂之九江口

又為武林洲即桑落洲之尾也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蘇文志有

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存當時沙水相間自必實有其形

然既云參差長短則非九派相竝亦非至尋陽截然即止也

直至德化之桑落洲而後洲渚始略斷江漢始大會匯成彭蠡

鄮注所謂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其地在今彭澤縣北岸宿松

望江太湖各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自皖江以上

至今為江漲所泛濫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彭蠡所匯歟

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亦以此為上下江之扼要也

南岸小孤山北岸彭郎磯彭郎即

彭蠡之音譌是彭蠡至今屬彭澤縣所轄北岸之地蠡者旋螺

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回旋如螺其後大螺譌大雷亦卽彭蠡之音譌以在彼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言爲者猶濟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皆水之自爲而非此水過彼水會彼水之謂也若江以南之鄱陽則江漢但過之而已可言匯之爲之乎漢九江郡本治江北之尋陽後世始徙治江南之柴桑是古時尋陽九江均在江北江勢自尋陽以東折轉趨北故言東迤北會于匯猶言北會于漢漢爲北江匯于北岸而中江迤北往會之若鄱陽在大江之南江方當南會之何反會于北乎至下游而桑落洲之尾斷者復連如采石磯大江洲中有陳家洲隔爲二於是江漢復分行至蕪湖一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湖一由東壩出震澤一東下爲揚子江故鄭注言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今日洲渚變遷非復禹貢之舊而由池洲下至蕪湖江面皆闊三十餘里又有楊家洲黃天蕩白鷺洲皆江水歧分與采石磯之江洲相仿蓋古時各洲在蕪湖以上今時在蕪湖以下東漲則西坍凡古時截江徑渡者今則各隔長洲互百餘里滄桑變易故江至采石以下南北分流南卽夾江與禹貢之漢陽尋陽事同一轍古時江分于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北南江行江南而中江由蕪湖以入震澤是上游北岸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之右隔以廬山湖可入江江不入湖可言江漢分于鄱陽乎水經注沔水又

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迹見于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淆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鸚鵡洲著名自古自鄂渚至桑落洲沙水相間爲尋陽九派者蕩然無存于是江漢合于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經之受疑者一尋陽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于江于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于震澤海塘築而南江不達于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于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

漢志六安國安豐之大別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安陸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天門正當安陸之東南其大月山亦見府志

蓋山勢至此而盡

漢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江

鄭注每用地說必西漢古書孔傳亦用之

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

在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陂南回

且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況吳師舍身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或云在今六安州然

無則吳師不由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

水東岸而楚師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荊門州地與吳師夾

漢故楚司馬戍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

淮上之舟竝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義陽

三關卽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方出城口若

如今之大別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

迂圖而禹貢南入東匯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

江出曰沱漢別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泐河又曰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壘

白泐河皆取別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江

浮潛入漢是南入者爲潛東匯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

際山入江其上游更無分注于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

者五去此五誣則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于後世之江漢而凡

輒今日之水道者皆不可以治禹貢案隄防考云瀟湘河離漢口北岸十里本漢水正道

久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偶至惟北河乃

其經流夏漲時身至後湖達瀟湘河應馬河以入江身程范楷

漢口叢談曰漢口鎮在前代一蘆洲目前卽古之鸚鵡洲明時尙

未有民居漢水由後湖出江未逕其前面也迨成化間漢時尙

游衝開而後河遂淤然前後兩水并行尙可爲泊舟之所後又

衝改而漢口遂盛甲于天下又隄防考曰漢陽之水舊從排沙

口至郭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餘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于

排沙口衝開經過郭師口僅長十里而故道遂淤崇禎末又將

鸚鵡洲衝斷漸次坍塌無存源案江漢變遷之蹟以上游證之

荊州枝江百里洲古建縣治明嘉靖末衝斷爲二再以下游證

之揚子江舊濶四十里瓜洲本在江心今洲與揚子橋相連江面僅七八里矣靖江縣治江洲大江分繞其南北故縣屬常州明末湖沙湧積北江竟成平陸遂與揚州泰興接壤矣黃天蕩舊廣數十里爲大江巨險今則中互大洲多有田廬占江面三分之二一葦可杭矣江乘卽今龍潭舊爲六朝津渡今盡化洲田去江二十餘里矣以此推之則笕日江漢分流之處其南北洲亦如瓜洲靖江之舊互江中表長百十里江水分流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互江相似而今日之漢口鎮市舊皆連鸕洲蘆葦一片豈如今日之北岸煙火萬家哉報今日之江面且不可以譚笕日之瓜洲靖江黃天蕩況以譚禹貢之九江三江乎又考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郡城其自沌口過城南經魯山東北與漢合流者江之正流也又一支自沔陽播爲陽湖諸湖接太白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黃蓬湖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之石潭河至黃波河口出江此皆漢水滌匯江水別出之沱江弱則下流歸江江盛則逆漲而入于各港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勢也案此可爲古時漢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竝未入

江之明證

案舊說皆以大別故在漢東及左傳荅吳夾漢與小別大別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地勢不合。故疑大別當主漢志之在安豐。然今大別之在漢西。則以明成化初漢水自郭師口改流而然。見明叟地理志。此篇所引隄防考亦有之。是成化以前山猶在漢東矣。左傳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牽綴吳師而已。得盡其毀舟塞隘之力。夫沿而上則郢之東北境沿而下。則及今之漢川。其濟漢而陳。適在沿下之時。故自小別至于大別。而又陳于柏舉也。柏舉今麻城地。若吳師在今之荆門夾漢。則郢已在望。何更遠及柏舉哉。濟漢之地明而大。小別可無疑矣。汝懷埒記。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其源謂

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為一而入海是始分而終合為此說者亦有

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鄭元云江水左合漢為北江右

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三

諸人皆以鄭說為蘇說實為大繆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荆

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

東會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徐錯說

文注宗之則是一大江特以上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

何涉與彭蠡以下入海之三江何涉甚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

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禹貢

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北江之語本不言禹貢

而揚慎據之謂求三江于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源于蜀

而注震澤則昆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同注震澤彌不

足辨惟鄭氏差勝焉一則別於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為三道北岷江中

湖南文徵卷十五 釋上

松江南漸江以各入海是本合而未分為此說者亦有一正二

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酈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

疏皆漢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

如胡渭誣班氏以中江盡于震澤而其下游松江別為南江不

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禹貢之南江也一則不

得水經之本意如酈注見桑欽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

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

海者為南江是又以中江為南江之支流且以浙江為南江則

誤漸為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為浙江即南江者所本也

更與震澤無涉若孔疏申偽孔傳言三江至彭蠡後分流其入

震澤出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海水道曹如蓋無議

焉一則更別諸震澤之下流謂自震澤出為松江東江婁江皆

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既入底定其文相連為此說者亦有正有

釋文引吳地記并以婁江東江與松江為三江于禹貢職方之

三江無涉故酈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謂職方揚州宜舉大川不

應舍岷江而記小水至史記正義始以解夏本紀而南宋蔡沈

諸人并從之虛譚水利無關經義一則國語越爭三江五湖之

利韋昭注以爲吳松江浙江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且至氏
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唐江爲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爲
一江均與禹貢經文無涉是三科者北宋時禹述已湮班鄭不講而孔傳又

難依違于昆咸信異源同流之義自北宋蘇氏書傳以後皆然南宋後承吳

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流三江之云自蔡

後皆本郊亶單錕吳松水利之議國朝講明經學師法始知輒後世所行大江

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大江以求九河于昆信地志水經所

述禹述謂江分子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

得實顧氏炎武金氏樞錢氏塘姚氏然尙有可疑三焉下游以

震澤底定爲主則爲中江易明南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

以江分三道于彭蠡爲主則惟北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美

流了無其述乃班志桑經正言之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

曰說經必以經文爲主禹貢岷山導江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漢

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明以岷爲中江漢爲北江皆下游分道入

海則竝南江爲三道入海可知地里志申其說曰北江在毗陵

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兼今武進江陰地此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爲丹

陽蕪湖西南今縣屬太平府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此言中江爲

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

江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漸江也是爲鄭注江分子彭蠡
爲三孔東入海及東迤者爲南江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

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陽羨復分三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流而莫知中江南江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于高渚之胥溪偃宣歙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惟漂水一支尙逕荆溪以達于太湖卽元陽江自是三吳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于震澤而以吳松爲南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史記河渠書言吳渠通三江五湖正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以胥溪爲春秋吳楚舟師要道闔廬所闢實因禹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渚之胥溪溧陽之朮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單錡建議言修五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淇水時其浩瀚叟可知故墨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淇湖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竝非憑空開鑿是中江南江同以蕪湖胥溪注震澤爲東迤會匯之證鄭言東迤者爲南江不須別覓源流蓋中江以大江爲源而南江又以中江震澤爲源也乃漢志別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者水經注指爲禹貢之

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此敝南江原委然分江水由貴池蕪湖倒流入江無與震澤中隔萬山無繞避震澤而至海之理惟南江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甯入海者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唐餘姚入海通名漸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鄭注之失抑未之思也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藉分江水爲源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荆溪故道五堰匯于震澤由吳松江婁江河口黃浦江凡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要

松江以北錢唐江以南受廣德州湖州萬山之水由嘉興杭州海甯入海者是爲南江以其水平渟涵演不當急駛故謂之平江路此南江名漸江之明證與錢唐江之潮水逆流曲折而上名浙江者判然各異浙江由常玉山發源與震澤無涉惟下游緒龕海門入海之處會合爲一故說文浙及漢志及水經注均言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此指漸浙二江相會處言之非指其上游以南之漸江爲浙江也自北魏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捍潮于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下海口不會于錢唐江而漢志鄭注之言漸浙會同者亦皆莫審其實駸駸并三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會亦思范蠡曰吳與

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言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本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

耶吳與越爭戰可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

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在今太平府當

塗縣其地西有今池州甯國二府東爲江甯徽州湖州杭州山陰內地是由蕪湖浮溧水出震澤

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道之明證中江與北江分于彭蠡下

游而南江中江則分于震澤南江無上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

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皆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瀟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

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若溪之水由烏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今分江水故蹟既無可尋則今日譚南

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震澤以潮水震蕩得名苟南江之水不沛然東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五

注則力不能敵海潮必至由嘉興直抵太湖沙岸坍爲巨浸平

壤漲爲斥鹵震澤其尙能底定乎苟北江之水尾閭不壅則大

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宣歙金陵諸水貫胥溧荆溪以入太湖

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

衡釋江漢朝宗于海爲潮水說文及虞翻易注同云潮發海中之時澆馳

而已入三江之中始小淺狹水激滯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

築五堰以遏中江之下游不使入震澤築嘉興海塘以遏南江

之下游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蓋徵禹導三江

關震澤之利害故墨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

利桎荆越南夷之民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注之于各湖苟

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利荆楚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書言江漢朝宗于海。孟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入江。距海尚遠。安得云朝宗于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而不及濟水乎。荀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禹疏九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苟輒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以疑九河故道非禹迹乎。若謂漢志于中江北。江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箸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述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李

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之江。黃宗羲王鳴盛錢坫全祖望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以岷江松江錢唐爲三大望之說。至胡渭則更傳會鄭氏以自張漢幟。而實與蘇氏之說無以異。且謂鄭氏之說非班志之說。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于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初學記孔安國鄭康

成

說江分子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兼明書引

此二條本一條。先言其上

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沔漢水爲北江。蓋古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君以彭蠡爲南江。則不當云江分子彭蠡。

爲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爲漢之所匯矣。豈彭蠡既爲北江之委，又爲南江之源耶？南江不見于經，猶西漢水以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沔漢水得名。姚氏、龔氏、阮氏、元言三江皆主漢志及鄭注，惟疑初學記所引前半條爲誤。江氏、瞿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并貫，源更校正，右合彭蠡字爲胡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義。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空

問史記索隱本云土夢索隱注曰雲土夢二澤名又引韋昭漢書音義亦

云土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地是史漢舊本皆以雲土

夢為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古後始用偽孔之本以

改史漢而訓為雲夢之土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宋儒因分江北為雲江

南為夢近儒段氏玉裁亦以雲夢為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

夢為俗本甚且以雲夢為古文雲土夢為今文者何曰段氏校

史漢孔傳本異同甚核惟于尚書經師家法不明專據馬鄭本

為真古文因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為今文此條知史

記云土夢同于漢書則臆度馬鄭本當不同于史記而同于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奎

偽孔遂以云土夢為古文重紕地繆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

名即地理志江夏之雲杜亦即楚語之雲連徙洲皆同聲假俗

單言之曰雲長言之曰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徙洲猶山之名

醫無閭名萼不注藪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為古文本而望

文立義以土為高邱且或曰雲地為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

作以是為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王氏炎蔡氏沈王豈有江

南之卑溼反高于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謂必加土于云

又之上者大野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十藪之四皆地兼水土

故大野既瀦震澤底定皆自水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既云

土夢云又皆自土言而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

古者藪澤所占極廣皆瀦于夏秋涸于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
楚田于孟諸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熒澤鄭楚田于江南之
夢其事皆在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不詞於
例自亂其繆二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可兼雲從無江
南江北之別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
夢而言邠夫人生子文使棄諸夢中邠子田見之邠都今江北
安陸縣豈有涉五百里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
皆謂之夢又吳師入郢楚子涉睢濟江睢卽沮水也洩睢是西奔濟江乃南渡入
于雲中盜攻之遂奔郢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
棄郢西走自睢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之鄖隨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奎

是江南亦可謂雲今以土爲水土遂分雲與夢爲二又分江北
爲雲江南爲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
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爲澤邠夫人諱其生子故使人
打漿渡江而棄諸夢地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
澤迷方一字亾芊干歧獨霜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萇容今江南石首江
北監利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

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

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雲杜今京山縣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是則苞

川亘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

貢皆以是藪爲金木竹箭羽毛齒革麟介之所匯焉自佗又以

來陵谷代遷。象由洞陸。雲夢自失其舊。而諸水竝鍾于洞庭。于
是五湖五渚。始見於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
而不知置雲夢于何地。況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
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繆四。至僞孔傳以雲夢爲江南之澤。
益無譏矣。

10333

湖南文徵

卷十五

釋上

齋

